

A faint, monochromatic portrait of a man with a full beard and mustache, looking slightly to the right. The image is rendered in a light green or grey tone against a textured, mottled background.

哥略夫里奧夫家族

谢 德 林 著

哥略夫里奧夫家族

謝 德 林 著

黃 裳 譯

新 譯 文 叢 刊

新譯文叢刊

書號 257

哥略夫里奧夫家族

定價 15,000

著者	〔俄〕 謝 德 林
譯者	黃 裳
出版者	平 明 出 版 社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三三號 (上海延安中路1157弄5號)
印刷者	華 文 印 刷 局 (上海濟寧路143弄4號)
經售者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

開本：762×1067 1/25

印張：17 1/25

字數：267,000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第一版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第一次印刷

1—7000

原書名 A Family of Noblemen

原著者 [俄] N. E. Shchedrin

英譯者 A. Yarmolinsky

原出版者 Boni & Liveright, Inc. 1917

參考 The Golovlyov Family, Everyman's Library.

內 容 提 要

『哥略夫里奧夫家族』是十九世紀俄國偉大的諷刺作家薩爾蒂科夫——謝德林的代表作品。本書描寫一個在農奴制度廢除前後的俄國地主家庭的腐敗和衰落。可怕的貪慾使這個家族裏每一個人都喪失了人性，母親逼死了一個兒子，但卻被另一個兒子從手裏騙去了所有的財產，這個綽號約杜施卡（小猶大）的兒子更併吞了另一個兄弟的田產，還無恥地對待女管家和自己的外甥女，殘忍地坐視自己兩個兒子的自殺和流放而不顧。最後這個約杜施卡終於陷於瘋狂，凍死在田野裏。

這本小說裏的人物，已經成為衆所周知的典型。列寧就曾經引用約杜施卡這個人物來揭露反對派的真面目。馬林科夫指出，蘇聯迫切需要蘇維埃的果戈理和謝德林，需要用像他那樣的諷刺的火把生活中一切反面、腐朽垂死的東西統統燒燬。作品偉大的現實意義就在這裏。

目次

第一部	家族會議	一
第二部	好親戚	七
第三部	家族的清算	一五
第四部	小甥女	二二
第五部	荒唐的家庭樂趣	二六
第六部	荒寂的邸宅	三三
第七部	結局	三七

第一部 家族會議

第一冊 家藏會編

第一章

安東·瓦西里耶夫，一處遼遠領地上的總管，正在向他的女主人阿麗娜·彼得洛芙娜·哥略夫里奧夫報告到莫斯科去的經過。他是去向那些用繳稅的方式向她買得在城市裏的居住權的農奴們收取稅款的。等他報告一完，她就吩咐他可以退下了，可是他卻躊躇着不肯就走，就像還有些別的話想說似的，不過又拿不定主意說出口來。

阿麗娜·彼得洛芙娜對她那些奴僕們的瞭解實在可以說是透澈之至的，就連他們極微細的一些表情她也懂得是什麼意思，甚至他們心眼裏轉着什麼念頭她都摸得出來。這樣，她的管家的態度就立刻引起了她的不安。

『還有什麼話要回？』她一眼盯住他問道。

『沒什麼，』他躲躲閃閃地回答。

『別扯謊。準有什麼事的。我一瞄你的眼神就明白了。』

安東·瓦西里耶夫還是不肯說，照樣不住地掉換着左右腳。

『到底是什麼？跟我說！』她厲聲地說。『說啊，說啊！別跟一條狗似地渾身搖擺，你這個是

「非精！」

「阿麗娜·彼得洛芙娜喊起她的管家和用人們來總喜歡用他們的綽號。她管安東·瓦西里耶夫叫是非精並不爲了發現他背地裏愛說壞話，只不過是因爲他的嘴不穩罷了。」

他所經管的那塊領地的中心地帶是一個重要的商業村鎮，鎮上是開了不少酒店的。他就專喜歡在酒店裏喝碗茶，再把他的女主人的威勢吹上一通。吹着吹着，有時候就不知不覺地把祕密漏了出來。他的女主人手頭上總不斷地攪着件官司，於是她的心腹人的多嘴多舌就往往把她的錦囊妙計在沒有執行之前給漏了出來。

「是的，我還有話要回，」安東終於囁嚅地開口了。

「什麼事啊？」阿麗娜·彼得洛芙娜激動地問道。

一個急性子的女人，再加上一份特別靈動的想像力，她馬上就在心裏回畫着各式各樣不如意的挫折和對抗，這種想頭一下子就完全抓住了她，於是臉也白了，從椅子上一下子就站了起來。

「斯蒂潘·烏拉地米里奇在莫斯科的房子賣掉了，」安東停了一下以後說道。

「嗯？」

「賣掉了。」

「爲什麼？怎麼會賣掉的？跟我講。」

「我猜是爲了債務。當然不會是爲了別的好事。」

『我猜是警察衙門、法院賣掉的。』

『我想是的。他們說是在市場上八千盧布拍賣掉的。』

阿麗娜·彼得洛芙娜沉重地一下子坐在她的安樂椅裏，兩眼直直地盯着玻璃窗。她給這個消息弄昏了，看起來有好一會就像失去了知覺似的。就算她聽到了斯蒂潘·烏拉地米里奇死了什麼人，或者哥路夫里奧夫的農奴造了反，在她的領地上不肯替她工作了，或者是農奴制度已經廢止這樣的消息，她也不會震動到這個地步。她的嘴唇發着抖，眼睛木然地望着遠處，可是什麼她都沒有瞧見。甚至連那個在圍裙下面藏着什麼東西從窗口跑了過去的小女孩杜尼亞施卡她都沒有看見；她也沒有看見那個小女孩一眼張到女主人馬上就站住腳，車轉身子，偷偷摸摸地逃到原來的地方去。像這種可疑的舉動照例不管在什麼時候被發現，準會引起一場徹底的盤查的。最後阿麗娜·彼得洛芙娜恢復了清醒，說出了這麼句話來：

『這個玩笑可開得不壞，我得說。』這句話說完以後，接着又是好幾分鐘有着不祥兆頭的沉默。

『這麼說警察把房子賣了八千盧布？』她又問了一遍。

『是，太太。』

『他就這麼着把遺產弄掉了！好啊！這個惡棍！』

阿麗娜·彼得洛芙娜意識到對這個消息必須有個迅速的決斷，不過她却什麼都想不出。她的念頭困惑地跑到恰巧相反的路上去了。她一面想：『警察賣了它。可是警察是不可能一時三刻就一

把它賣了的。首先必須造起一張財產清單來，接着就得估價，再下去，拍賣又是不能不登廣告的。八千盧布就賣了，我自己兩年前出了一萬二買下來的，一個銅子都不少。要是我知道了它要拍賣，我自己也會出八千盧布買下來的。」

她又轉起另外的念頭來：「警察把它賣了八千。他就這樣把自己的產業踢蹬了。八千盧布，就把自己的產業賣了！」

「誰告訴你的？」她問道，最後終於弄清楚了房子已經賣掉，出一筆便宜價錢弄它到手的機會是永遠失去了。

「伊凡·米克海洛夫，那個開酒店的。」

「他爲什麼不讓我早點知道？」

「我猜他是怕。」

「怕？我得讓他知道知道怕懼。我要把他從莫斯科叫回來，一回家我就把他給送到軍隊裏去。他怕！」

雖然已經走着下坡路，可是農奴制到底還是存在着的。安東·瓦西里耶夫知道他的女主人曾經用過最別致的處罰辦法，不過，即使如此，她現在這個決定是那麼出乎意料，却使他爲難起來了。他想到自己是非精的綽號。伊凡·米克海洛夫是個正直的農民，安東作夢都沒有想到不幸會來到他的身上。何況，伊凡·米克海洛夫還是他的朋友和教父。現在，突然間，他要被送去當兵了，就正

爲了他，安東·瓦西里耶夫，這個是非精，隨便地說了話。

『饒了他吧——我是說，伊凡·米克海洛夫，』他求情了。

『滾開，你這個廢物，』她用那麼大的嗓門喊着，教他再也不想替他的朋友求情了。

不過在我把故事說下去之前，我想請讀者更進一步地認識一下阿麗娜·彼得洛芙娜和她的家族。

第二章

阿麗娜·彼得洛芙娜有六十歲了，身體還非常好，處理起事情來總習慣照着自己的意思。她的態度是嚴厲的。她一個人親手掌管哥略夫里奧夫家族龐大的產業，不許任何人過問。她自己一個人孤獨地生活着，算盤打得很精，幾乎都有些吝嗇了，跟隣居沒什麼來往，對地方官吏可不失禮數，從自己的孩子那裏要求的是絕對的服從。他們隨便要幹什麼從來沒有不先問問自己，『媽媽會怎麼說啊？』的。總起來說，她有一份獨立、不屈甚至是倔強的性格，雖然她的這種倔強並不是天生的，而主要是由於哥略夫里奧夫整個一大家子就沒有一個人能反對她。她的丈夫是個輕浮的人，還愛喝兩鍾。阿麗娜·彼得洛芙娜常說自己既不是個寡婦也不能算是個結了婚的女人。孩子們有的在聖彼得堡供職，其餘的都跟爸爸學樣，因此就不得歡心，不許參與任何部份的家政。這樣，阿麗娜·彼得洛芙娜很早就有了孤獨之感，自然地發展到全然失去了家庭生活的習慣，雖然『家庭』這個字眼還經常掛在她的嘴上，從外表上看，她的全部生活只受着一種欲望的指引，那就是想搞好家族的產業，同時再使家政走上軌道。

家長烏拉地密爾·米克海里奇·哥略夫里奧夫，從小起就被認為是個荒唐而又喜歡多嘴的傢

伙，他的性格裏簡直找不出任何一點可以引起像阿麗娜·彼得洛芙娜那種認真能幹的女人的同情。他過着一種懶散無用的生活，常常一個人關在房間裏，就在那裏面幹着學歐椋鳥叫，雄鷄打鳴這一類的事，還做着下流的打油詩句。一下子信心上來的時候，他就吹起牛來，說他跟詩人巴可夫曾經做過朋友，並且說詩人臨死的時候還給過他祝福。阿麗娜·彼得洛芙娜從一開頭就不喜歡他丈夫的詩。管它叫『髒東西！』『廢料！』再碰上烏拉地密爾·米克海里奇結婚的目的就正爲了永遠有一個人能時刻不離在身邊聽他的詩，結果自然不久就發生了爭吵，爭吵越來越兇，越頻繁，一直等阿麗娜·彼得洛芙娜表現了絕然的冷漠和對她的丑角丈夫的輕蔑以後，才算停止。烏拉地密爾·米克海里奇從心底裏恨他的妻子，夾雜着部份畏懼的仇恨。丈夫管妻子叫『女巫』『魔鬼』；妻子管丈夫叫『風車』和『沒有弦的三角琴。』

他們就這樣在一起過了四十多年，倆人誰都沒有覺着這種生活中間有什麼不對的地方。時間並沒有減輕烏拉地密爾·米克海里奇好吵嘴的脾氣，正相反，倒發展得更尖銳了。他除了照着巴可夫的風格作詩以外，又開始喝起酒來，並且偷偷地躲在過道裏等候着丫頭們。一開頭阿麗娜·彼得洛芙娜對她丈夫這種新花樣只是感到嫌惡。她也生過氣，倒並不是爲了嫉妬，而是着重看作對她的威權的一種損害。過了一陣子，她就不大在意了，只是提防着不再讓這些『賤丫頭』替主人送伏特加而已。

從這以後，她就對自己斷然地說，她的丈夫實在算不上一個老伴，於是就把自己的精力完全放

在經營領地這一個目標上面。在她婚後的四十年當中，她倒真能成功地把她的產業增加了十倍。她用了可驚的耐心和聰明，從近到遠地照管着每一個莊子，祕密地調查出隣近地主和託管委員會之間的關係，然後就出其不意地在拍賣場裏出現。在這種獵取財產的奇妙工作中間，烏拉地密爾·米克海里奇就越來越退隱到後台裏去，最後終於完全退出了社交生活。在我們這個故事開始的時候，他老早就成了一個衰朽的老頭子，差不多整天地睡在床上。他偶爾離開一下自己的屋子，也只不過是從他妻子的臥室半開着的門裏伸進頭去，喊一聲『魔鬼！』然後就走回來又把自己關在屋子裏了。

孩子們也並沒有能給阿麗娜·彼得洛芙娜多少快樂。說起來她是屬於那種獨身者的性格的，獨立，對別人沒有什麼要求，她的孩子對她只是一種無用的累贅。只有當她一個人處理賬目和家政的時候，當她和經理、賬房、管家談業務而沒人打攪的時候，她才覺得能自在的透口氣。在她看來，孩子是生活裏一種命定的東西，自己無權加以拒絕的。可是他們並不能觸動她內在的心弦，因為她的心已經完全交給了無盡的家政瑣屑了。

孩子一起是四個，一個女兒三個兒子。最大的兒子跟那個女兒她連提都不願意提，她對最小的兒子也多少有些冷淡。只是當中的那個，波爾斐夏，她對他有些感情，可也並不是愛，而是很近於畏懼的那麼一種感情。

她的大孩子，斯蒂潘·烏拉地米里奇，現在的故事主要地就是講的他，在家裏人們是管他叫傻

斯蒂奧普伽或是無賴斯蒂奧普伽的。他從很小就不得歡心，還是一個孩子的時候，就在家裏扮着一半無賴一半小丑的角色。不幸他的天份很好，對四周事物的印象吸取得又快又不費力。從他爸爸那裏他接受了無法抑制的惡作劇的癖好，從媽媽那裏學會了揣測人性中軟弱一面的本領。第一個特性很快地就使他成爲爸爸的寶貝，這就更加強了媽媽對他的厭惡。常常在媽媽有事出去的時候，爺兒倆就跑到掛着巴可夫畫像的書房裏去，念着放蕩的詩句，噁噁喳喳地瞎談，他們主要的嘲笑對象就是『女巫』，也就是說阿麗娜·彼得洛芙娜。這個『女巫』，直覺地就猜着了他們的那一套，就會悄沒聲地把車子停在前門的台階前面，接着蹣跚着脚尖走到書房門口來聽他們開心的把戲。緊接着僂斯蒂奧普伽就得挨一頓狠狠的鞭子，不過這還是無效的。不論是打還是訓斥對他都毫無影響，半小時以後他就又玩他的花樣去了。他會割斷安尼優特卡那個婢女的圍巾，不然就在瓦謝優特伽睡着了的時候把蒼蠅塞進他的嘴裏去，要不就跑進廚房拿出一塊糕來（阿麗娜·彼得洛芙娜爲了節約，只讓她的孩子們吃個半飽），這塊糕他總是要跟弟弟們分了吃的。

『真該把你弄死，』他媽媽常對他說。『我要弄死你，而且用不着担什麼干係。就是上帝也不會爲了這個罰我！』

這種侮辱加在一個柔和、順從而且善忘的性格上面，不是沒有影響的。這並不使他覺得難過，同時也不會激起他的反抗。這只會養成他的卑屈的性格，滑稽的傾向，對事物的合理與否不能判斷，缺乏一切的遠見和謹慎。這樣的性格會受到一切的影響而且可能造成任何後果——醉鬼、乞丐、

小丑、甚至是罪犯。

在二十歲上，斯蒂潘·烏拉地米里奇在莫斯科的中學裏畢了業進了大學。不過他的學生生活可是夠苦的。首先，他媽媽只給他免於餓死的一點錢。其次，他是連一點點勞動的意願都沒有的。他反而養成了一種該死的才能，這種才能主要的是表現在模擬的本領上。並且他老希望和別人混在一起。就是一刻的孤獨他都受不了。於是他就扮演了一個輕佻的角色：跟班和寄生蟲，還得感謝他那隨時都可以施展的淘氣的本領，很快他就受到了富有的學生們的賞識。雖然他們讓他走進他們那個圈子，可是他們却並不以同輩相待，只把他看做一個小丑；於是這就成了一般人對他的看法。只要一旦被放在這樣的地位上，他的身份自然而然地就越降越低，到了四年的結尾，他的丑角身份就算完全給肯定下來。還得感謝他那接受的能力和好記性，他順利地通過了考試得到了學位。

當他帶着畢業文憑回到媽媽面前的時候，她只是聳了聳肩膀，說道：『哼，這倒滑稽。』然後讓他在鄉下住了一個月，就又把他送回了聖彼得堡，每月給他一百紙盧布^①的津貼。於是他就開始不斷地跑起各個政府衙門來了。他既沒有奧援又下不了決心自己苦幹打開一條道路。這個孩子簡直完全喪失了集中注意力的習慣，對衙門公事裏那些摘由、撮要的工作他都失去了處理的能力。奮鬥了四年以後，斯蒂潘不能不承認自己絕沒有提升到比書記再高的希望了。阿麗娜·彼得洛芙娜爲了回

① 在當時（一八四五前後）一個紙盧布還值不到一個銀盧布的三分之一。——英譯者。